城鎮化過程中的“以人為本”與“流動尊嚴”

卜衛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教授

城鎮化是發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一段時間內，國際發展領域曾以GDP為中心，唯經濟增長的考慮和把發展歸結為數量上的增長曾居於統治地位，甚至把經濟增長等同於人類進步。一些社會不公平常常被當作經濟增長的必要代價，被視為理所當然。但是上個世紀70年代以後，國際社會的發展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人們認識到，單純的經濟增長不等於發展，更不能犧牲某一部分人的利益去獲得所謂的“發展”。聯合國大會（1974年）的《關於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宣言》是開始強調以人為中心的發展和內源發展戰略的一個裏程碑。在社會發展中，人開始成為考慮的中心。1986年，聯合國通過了《發展權利宣言》，徹底改寫了對發展的解釋，在這裏，發展成為一種在保障社會公平基礎上促進經濟增長使所有人參與和受益的人權。發展應以人為本，開始強調人、特別是貧困人群的參與，即參與發展的進程、決策和分享參與的成果。2015年9月26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出席聯合國發展峰會並發表題為《謀共同永續發展 做合作共贏夥伴》的重要講話中指出：“對各國人民而言，發展寄托著生存和希望，象征著尊嚴和權利”。在2015年10月16日“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的主旨發言中也指出：“發展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人民。在消除貧困、保障民生的同時，要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保證人人享有發展機遇、享有發展成果。要努力實現經濟、社會、環境協調發展，實現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伴隨著發展觀的轉變，發展進程中的城鎮化也轉向“以人為本”。2008年，根據聯合國統計，大量的農村移民為追求美好生活湧入城市，城市人口第一次超過全球人口的50%。本以為農民進城可以享受更好的教育、工作機會而得到可與城市同步的發展，但是，由於各種原因，農村流動人口在城市面臨著諸多問題：難以獲得可支付得起的、有土地使用權安全期限的、以及具有一定衛生條件的住房、子女教育、安全且有工資保障的工作、享有當地社會福利、享有相應的社區社會服務、難以參與當地社會活動、難以融入當地社會以獲得新的發展機會等。聯合國人居署的專家曾根據全球調研在其《2003年全球人類住區報告》中闡明移民的最低理想：在新的遷移地可獲得一份安全穩定工作以養家、能夠擁有負擔得起的條件尚可的住房，並擁有安全的土地使用期限；獲得基本的公共衛生設施和其他城市服務及幹凈的環境；能夠廣泛參與社會活動並獲得各種機會；當然，這一切需要一個反應迅速的誠實公正的地方政府等。這是最起碼的條件，以促進保障農村流動人口成為包容性發展的受益者，使流動人口在新的遷移地有尊嚴地生活。

2015年6月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維多利亞大學舉辦了“人口流動與晚期資本主義”的國際研討會，聚焦於跨境和國內流動人口在跨越邊界時遭遇到的各種不平等和被驅逐。對此，菲律賓移民倡導中心的Ellene Sana提出了“跨境尊嚴”，也是“流動尊嚴”。“流動尊嚴”不僅意味著上述最起碼的條件，還包括農民移民能生活在一個包容性的社區生活中，能參與社區建設和決策……並且，根據合同期限或土地使用安全期限及生存生活需要，能較為體面地離開……流動人口並不因為“流動”而低人一等沒有尊嚴。他們同本地人一樣是國家公民，他們在如此艱苦環境中辛勤勞動養家並為當地發展做出了貢獻，更值得尊重。

由於從事傳播與發展研究，自2006年，我們就一直關註“北京工友之家”，因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參與當地社區建設的樣本。“參與”不是被動的“參加”，“參與”是為了公共利益主動地尋求的一種社區建設。作為一個服務於流動人口的公益社會組織，他們駐紮皮村已十一年，發展了諸多社區建設項目，不僅是在皮村的1萬多來京打工者也受益，其皮村社區活動中心等也使當地人受益。主要的社區建設項目有：

同心互惠公益商店是在2006年發起創辦的一家社會企業。同心互惠商店希望通過面向社會募捐及回收籌集閑置富余物資、在打工者生活社區開辦“同心互惠商店”進行義賣的方式，以降低打工者的生活開支、發展移民社區的合作消費、促進社區參與、支持打工者群體自身文化教育事業及其他相關公益活動，從而改善打工者群體的生存狀況。促進使用二手商品，也為城市發展做出了保護環境的貢獻。

同心創業培訓中心是一個公益性培訓機構。目前我國有約一億80、90後新生代打工群體，他們將成為進一步推動中國城鎮化進程、促進社會進步與發展的新生力勞動大軍。“北京工友之家”將為廣大有志打工青年提供各類文化教育及城市生活技能培訓，幫助他們在城市或返鄉更好地生活創業與發展。

同心實驗學校。2005年8月，北京工友之家所屬的新工人藝術團用第一張專輯唱片《天下打工是一家》的7萬5千元版稅作為啟動資金，在社會各方力量的支持下，自己動手蓋起了“同心實驗學校”，志在保障流動兒童接受基礎教育的權利，在校學生約500多名。作為一個社區學校，同心實驗學校也承擔了公共教育的功能，發展了“社區兒童活動中心”、“工人夜校”、“同心女工合作社”，逐漸成為社區學習中心，為社區兒童和成人提供多元化的文化教育服務。

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是由北京工友之家發起創辦的一家民間非營利性公益博物館，於2008年5月1日正式成立對外開放。通過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來紀錄當代勞動者的文化歷史變遷，倡導對勞動價值的尊重與認可。博物館共有五個室內專題展廳，共計收藏有兩千余件展品，日常面向社會公眾免費開放。博物館自成立以來，接待工友、大學生、媒體記者、專家學者、政府官員及其他社會各界公眾參觀來訪累計40000余人次。

社區工會。目前我國的現行工會組織形式主要為企業工會和行業工會，但是，伴隨著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的迅速發展，所產生的近三億打工群體，由於其流動性、分散性，以及資方的強勢和工人主體性缺失而導致工人很難在企業內部維護自身的權益，而工人作為一個人不僅僅是一個“經濟人”，同時也是一個“社會人”，不僅有經濟上的權益和訴求，同時也有著“精神文化、日常生活、子女教育、社會交往、公共參與”等等作為一個人、一個現代公民的全面發展與訴求。北京工友之家立足工人生活社區，在2009年建立了社區工會，探索工人社區自組織及自我服務模式。這是由北京市總工會朝陽區金盞鄉地區工會主管的一家社區工會組織。

工友影院，位於皮村社區文化活動中心院內，影院有固定場所70平米，可容納觀眾100人，影院放映設備由北京市文化局、朝陽區文化館提供，影片由北京市電影公司提供。影院日常管理維護及服務工作由工友之家專人及志願者負責。工友影院周三、周五和周六晚上為社區工友免費放映電影，是社區工友最受歡迎的文化活動之一。

工友圖書館，位於皮村社區文化活動中心院內，是由朝陽區圖書館援建，同心互惠社會企業支持，目前圖書館有存書3000冊。圖書館每天晚上免費開放，工友們可以看書和借閱。

新工人劇場。北京工友之家為滿足當地工友文化需求，自己動手建設了新工人劇場。2009年元旦，新工人劇場正式揭牌啟用。劇場燈光音響設備齊全，可容納200名觀眾。新工人藝術團的排練、社區文娛活動、新工人文化藝術節以及打工春晚等重大工人文化活動均在這裏舉辦，新工人劇場也已成為新工人文化的重要活動陣地。

工友文藝班。社區裏有很多工友都有一定的文藝特長和愛好，為此工友之家社區工會定期開辦“文學戲劇班”、“吉他班”、“攝影班”、“舞蹈隊”，工友們可以免費參加學習，並參與“社區文藝演出”、“社區影像大賽”等文化活動，培養工友文藝骨幹，豐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營造社區文化氛圍，創造和展現工人文化。

當然，新工人藝術團演出、打工春晚、新工人文化藝術節、新公民兒童文化藝術節、勞動與尊嚴——民謠唱談會、童子軍活動等已成為北京工友之家的品牌項目。當我們觀看皮村社區活動中心的廣場舞、同心學校的孩子在上課間操、或工友在圖書館讀書時，我們就會感到，北京工友之家的努力使流動人口聚集地逐漸成為一個較為完善的、具有活力的、並具有生產力的鄉村的一部分，不僅是社區建設，他們也創造性地建造了服務於流動人口和村民的公共空間。他們在闡述其公益目標時就說過：“工友之家就是打工兄弟姐妹們在城市的一個家，一個自助與互助的社會支持性網絡”，其願景是：無論在哪裏，“每一位勞動者都能有尊嚴的生活”，這就是“流動尊嚴”。

但是，在城鎮化的過程中，如果不是以人為本的城鎮化，移民或流動人口僅僅作為勞動力存在，而不是作為社會人，很容易就被置於這種不確定的危險環境中，隨時面臨著被驅逐。目前，我們正在關註北京工友之家被驅逐的事件進展。

“北京工友之家”此次所面臨的這種驅逐首先表現為刁難、拖延、呵斥、權力濫用，而後是斷電（辦公住宿區和博物館大院於2016年10月18日被鄉斷電，庫房院子和房東的院子在11月3日被村裏斷電），直至12月19日村委會明確表示要“北京工友之家”搬離皮村，並威脅如不搬走“就在門口挖溝”……“北京工友之家”的工作人員關於“天很冷，不能燒煤沒有暖氣，又被斷電無法用電取暖，老人和孩子都有開始患感冒的了”的通融，以及房東田桂祥的關於“這個大冬天的，院子裏老人小孩還有這麽多東西，人家在這呆了十年，哪能一下搬走，等天暖和了再說”的說情，都沒有打動村委會，居然至今沒有恢覆供電，還面臨著“挖溝”的威脅。這已經沖破了人道的底線。當沒有電，沒有任何取暖設備，將眾多一家老小置於天寒地凍之中，實際上就正在剝奪這個群體的生存權利和生存尊嚴。

在合同期限內，合法居住在皮村十多年的社會組織“北京工友之家”似乎沒有任何協商余地，只是在疲於應付來自地方的各種刁難。我們早就熟悉了在城鎮化過程中由於爭奪土地、拆遷利益分割等發生的各個利益集團的沖突，這可能是正常的現象。但在一個公正社會裏，是需要依法處理的。本來是有談判空間的，一是遵守合同至法定日期搬離，二是如果面臨國家征用土地等突發事件，需要協商搬離條件和搬離安全期限。“北京工友之家”不是不要離開這裏，如同同心學校沈金花所說，當大規模拆遷來臨，10000多工友將從這裏撤出時，他們也會跟著撤出，因為他們就是為流動人口服務的。問題不在於是否搬離或撤出皮村，而在於是否能有尊嚴地搬離，而不能遭到“斷電”及“挖溝”的威脅……

相信這不是個例，隨著城鎮化進程，流動人口越來越遠離城市中心。他們不僅在社會生活中被邊緣化，在地理上也被邊緣化。對流動人口來說，土地使用權的保證比住房擁有權更重要，鑒於其經濟狀況，租房是他們最合理的解決方案。一旦住房權即土地使用權的保證不能兌現，或不能擁有安全的土地使用期限，就會在非法驅逐中立刻進入不穩定的脆弱狀態，這完全背離了政府提出的“以人為中心的發展”及“以人為中心的城鎮化”。需要說明，這個“人”不僅包括本地人，也包括來京打工者。每個人都是當地發展的參與者，同時也是發展成果的享用者。

平安夜已不平安，現在新年將至。我們希望“北京工友之家”能享有光明和溫暖；他們的土地使用權的安全期限能夠得到尊重，依法平等協商解決合同沖突問題。請不要制造新的暴力，請不要使用非人道手段，拆遷驅逐過程中的犧牲和苦難已經太多！所有人，無論面對怎樣的“發展”情境，無論怎樣需要被遷移，都要恪守人道和法治底線，使流動人口有尊嚴地勞動和生活。這樣的城鎮化才不是一個群體剝奪一個群體的過程，才有社會公正、和諧社會可言。需要再強調一次：以人為本，流動尊嚴！

——2016年12月28日，寫於寒冷黑夜的冬夜。